



# “儒缓”与“活法”：谢朓融摄诗骚的风格探析\*

孙 宝

**摘 要：**谢朓诗文创作承袭谢灵运以儒典缀辞的笔法，具有“儒缓”之风，表现为：其一，偏爱《诗经》，综用儒典；其二，兼重儒史，广征经子；其三，以儒家经义作为命题立意的宗旨；其四，以儒典礼仪记述为据，凸显祭祀、婚丧、节日游赏等朝仪的礼制内涵。谢朓作为永明新体诗的主将，以“清”为主体风格，由于人品不敦厚、积学不醇厚、措辞不朴厚、主题不鸿厚、文旨不渊厚，而造成清代以来文论家对其“清而不厚”的成见。不过，深厚的儒学修养与融摄诗骚的实践，又使之呈现“活法”之美。谢朓“活法”的本质在于通过韵节婉畅的形式兼顾典实之深与倩丽之美，在诗律运用中赋予诗歌精工绮丽的外壳，诗骚合用则是其古雅而凄艳风格生成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谢朓；儒缓；活法；融摄诗骚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3)04-0110-10

谢朓是永明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当前学界大致从三个层面进行探讨：其一，以谢朓与西邸文人交游、唱和为基本视角，通过分析谢朓对永明新体诗的贡献，揭示永明作家群的创作成就<sup>①</sup>；其二，以谢朓为主体的个案研究，着重探析谢朓诗文集版本流布、校注集评、诗艺技法、诗美特质、用韵法式等<sup>②</sup>；其三，以谢朓为中心的共时性或历时性研究，共时性研究的对象主要有谢灵运、谢庄、王融、沈约等，历时性对比研究的对象则为陈子昂、李白、王维等<sup>③</sup>。上述诸家多着眼于清丽高华、协韵流转来阐释谢朓诗艺风貌，往往忽略哲学素养对其“儒缓”风格的潜在作用。另外，谢朓也融摄《诗经》、楚辞笔法，具有“活法”之美。这种矛盾统一的风格特色，不仅使谢朓在齐梁文坛占据一席之地，也使之成为“古诗与唐诗中间一大关键”<sup>[1]406</sup>。以下试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 一、谢朓倚儒典为辞及其儒缓文风

就谢朓诗文创作来看，他继承了谢灵运以儒典缀辞的风格，故清人吴淇指出：“谢朓之诗本于谢灵运……谢之学谢，姑舍其经语、理语，而独学其景语。……朓诗专精于写景，而情与事寓焉。”<sup>[1]406</sup>这种有关谢朓擅长“景语”而不擅长“经语”“理语”的观点并不错，甚而王夫之以其《宣城郡内登望》为例径称：“要其儒缓，自不失康乐门风。”<sup>[2]247</sup>谢朓宣扬自身的哲学倾向、治政立场、存世原则的主要手段是化用儒典，兼取庄、佛之义。层见错出的儒典辞句成为谢朓缀句行文的重要内容，也促使其文风呈现儒缓的特征。

何谓“儒缓”？它大致包含以下两方面特征。其一，立足儒经，广征典实，博而寡要，笔调

收稿日期：2023-04-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南北朝选官制度与文运兴变研究”（16BZW047）。

作者简介：孙宝，男，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曲阜 273100），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迂缓。对此秦汉诸家已有论及，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应劭《风俗通义·徽称》均指出儒家博而寡要之弊。这种观点在魏晋时期得到继承，如王粲《儒吏论》说：“竹帛之儒，岂生而迂缓也？起于讲堂之上，游于乡校之中，无严猛断割以自裁，虽欲不迂缓，弗能得矣。”<sup>[3]</sup>杜恕《议考课疏》说：“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sup>[4]</sup><sup>1285</sup>可见，儒者言必称圣贤，堆砌儒典，观点陈腐，语词老套，不注意行文简要与节奏感，均是“儒缓”的重要表现。

其二，汉晋以来，“儒”还成为一种特定的文学修辞格。汉晋时期不乏“儒”而文雄者。傅玄《连珠（序）》就说：“贾逵儒而不艳，傅毅文而不典。”<sup>[4]</sup><sup>1724</sup>贾逵、傅毅可谓“儒”“典”适度之士。范云也赞颂何逊的诗文说：“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今古，见之何生矣。”<sup>[5]</sup>可知，何逊能够兼顾音韵清浊的节奏感与古今经史的博约美，形成质丽得兼、儒而不俗的文风，范云的评价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六朝士人的文学审美与批评态度。

谢朓的“儒缓”特征主要集中于辞赋与应命奉制的公牍文，不少咏史、抒怀的诗作也在其列。诚如王夫之所言，谢朓这一特征深受谢灵运的影响。只是谢灵运对儒、释、道的理解更趋深细，并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哲思体系，谢朓的佛学思想较弱，相应地其诗文思想的深度和广度远不及前者。谢朓的“儒缓”特征与谢灵运不乏相似之处，也有新异之处，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谢朓“儒缓”的首要特征是偏爱《诗经》，综用儒典。其诗中大量化用《诗经》辞句，《郡内高斋闲坐答吕法曹》堪称代表。其诗先以宣城郡官衙周边山林美景起兴，继而转向对吕僧珍的赞美说：“非君美无度，孰为劳寸心？惠而能好我，问以瑶华音。”<sup>[6]</sup><sup>282</sup>分别用《诗经·魏风·汾沮洳》《诗经·陈风·月出》赞颂吕僧珍品节高美，又用《诗经·邶风·北风》《诗经·郑风·女曰鸡鸣》等典表达与吕氏同游的欣悦。以景起兴、以《诗》致意，成为其为诗的重要模式。谢朓掌握儒典达到精熟的程度，诗文所用儒典可谓信手拈来。如《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中“去矣”“怀哉”<sup>[6]</sup><sup>278</sup>，初见于《诗

经·大雅·生民》《诗经·唐风·扬之水》，集中体现了对京师的眷恋。其《为诸娣祭阮夫人文》化用《礼记·内则》《尚书·伊训》，措辞庄穆，其哀可感。其《临海公主墓志铭》大量化用《诗经·召南·何彼褻矣》《礼记·昏义》《礼记·内则》，赞扬临海公主“率礼衡门，降情云屋”<sup>[6]</sup><sup>84</sup>。其《新安长公主墓志铭》也遵循与《临海公主墓志铭》一样的用典逻辑，化用《诗经·商颂·长发》《诗经·周南·葛覃序》，赞颂新安长公主“誉宣女师，德侔高行”<sup>[6]</sup><sup>87</sup>，体现了以儒典誉德的基本路数。

第二，兼重儒史，广征经子。谢朓注重以诸子、史料与儒典结合，共同熔炼句意。最能体现谢朓综用群典的是其辞赋及应制文字。如其《思归赋》在遍用儒典的同时，夹杂楚辞、《国语》及《庄子》诸典，使之辞藻斐然、文旨醇厚。谢朓应用文体的写作也体现出鲜明的儒典痕迹，如《为录公拜扬州恩教》以《诗经·召南·甘棠》甘棠遗爱与《史记·曹相国世家》载曹参崇奉黄老无为之典，表达萧鸾仁爱与无为相结合的为政态度。《为明帝拜录尚书表》化用《尚书·说命下》《诗经·秦风·驺虞》《小戎》诸典，喻指萧鸾掌控诸政；又以《周礼·天官·冢宰》《尚书·皋陶谟》《尚书·洪范》为据，进一步强调尚书之职关系国家治政安危。临末，以《礼记·曲礼上》《论语·尧曰》《周易·蒙卦》彖辞等典，突出萧鸾类似周公佐政的地位。

第三，以儒家经义作为命题立意的宗旨。《诗经》篇旨往往成为谢朓命意的重要依据。萧氏为殷商之后，故谢朓述及萧齐王族时多喜引用《诗经·商颂》之典。如其《为百官劝进齐明帝表》用《诗经·商颂·殷武》“有截其所，汤孙之绪”<sup>[7]</sup><sup>1462</sup>，论证萧氏为商汤之后。殷商末期纣王之兄微子启之后裔萧叔大心因平定宋乱，佐立宋桓公，被封于萧邑，萧氏由此得姓，萧叔大心事迹见于《左传·庄公十二年》《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其族人世代居住于丰沛之地，战国后人萧不疑，为春申君门客<sup>④</sup>。至汉则有萧何，萧何一般被奉为萧氏一世祖，这从《南齐书·高帝本纪》《梁书·武帝纪》的萧氏世系均可看出。《诗经·商颂·长发》是谢朓化用频率较高之典。如其《雩祭歌》之《世祖武皇帝》歌辞开篇即化用《诗经·商颂·长发》，以揭示萧曠出自殷商子姓的远古血统。

谢朓《临海公主墓志铭》也是其例。其云：“长发有祥，瑶台乃构。玄鸟归飞，北音斯奏。聿来徐土，祜符爰授。”<sup>[6]84</sup>其实是在《诗经·商颂·长发》的基础上，结合《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sup>[7]1444</sup>之典，追溯有娥氏吞燕卵而生契以肇始殷商的传说。后来殷商后裔萧氏则寓居徐土，开启了萧齐的帝业。以上就将临海公主的世系和出身与殷商历史联系起来。谢朓还从儒典中撷取某一德义内涵丰富的词语，以之作为颂扬的主题。其《齐明皇帝谥册文》以《诗经·大雅·下武》《左传·文公六年》《论语·颜渊》《礼记·乐记》《诗经·大雅·皇矣》《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为据，赞誉萧鸾的文武之治。其为海陵王萧昭文作墓志铭，也广泛征引《诗经·小雅·湛露》《礼记·文王世子》《诗经·大雅·皇矣》《论语·卫灵公》，称道其“敬顺天人，高逊明德”<sup>[6]90</sup>。不过，谢朓用繁复的典籍来美化萧昭文的做派，已沦为曲笔隐讳的遮蔽手段。

第四，以儒典礼记记述为据，凸显祭祀、婚丧、节日游赏等朝仪的礼制内涵。永明八年（490年），谢朓为萧子隆作《鼓吹曲》十首。其中《元会曲》言君臣元旦朝会之典，《郊祀曲》言京郊祭天地之礼，《钧天曲》言君主朝堂宴会之仪。以上三曲均歌颂萧曠功业：《元会曲》“二仪启昌历，三阳应庆期。珪贄纷成序，鞞译憬来思”<sup>[6]143</sup>句，颂扬萧曠地平天成、四方来贺；《郊祀曲》则描述郊祀的过程，其“枪枪玉璫动，溶溶金障旋。均宫光已属，升柴礼既虔”<sup>[6]145</sup>句，化用《诗经·鲁颂·泮水》《小雅·庭燎》《小雅·采芣》等有关君子出行仪仗与銮驾和鸣的情形，展示郊祭中燔柴祭天的虔敬；《钧天曲》以君臣宴飨、神歌瑞降，呈现“谁想南风弹”的自信，以萧曠比舜的用意已十分明显。自《入朝曲》至《从戎曲》，则主要描述萧子隆入朝觐见并参与校猎等活动。建武二年（495年）大旱，谢朓为适应萧齐雩祭新礼而作的歌辞沿袭谢庄的明堂歌，基本采取三言一句、四句一节的方式，只有《世祖武帝歌》采用四言。其按照迎神、颂萧曠、颂青帝、颂赤帝、颂黄帝、颂白帝、颂黑帝、送神等八项内容，遍及天地五方人神。歌辞主旨在于祈雨，全篇的基本逻辑为萧齐教化畅达、书轨同一，在“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天人感应模式下必将

感悦诸神、天降瑞霖，是以鼓吹礼乐治平的观念贯穿始终。谢朓为萧鸾敬皇后谢惠端作《齐敬皇后哀策文》，按照《周礼·天官》内司服所掌王后祔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缘衣、素沙等“六衣”的规格予以迁葬，并以《仪礼·聘礼》初献爵、亚献爵、终献爵的“三献”之礼展开祭祀，祔葬过程中按《周礼·地官》用蜃车承载灵柩。其立足《周礼》《礼记》《诗经》《尚书》等描述的女仪、妇职、母德等内容对敬皇后展开赞颂，几乎通篇用典，辞风哀婉庄穆、质重雅净。是以方廷珪赞其“有典有则，亦切亦流”<sup>[6]79</sup>。萧子显评价说：“敬皇后迁祔山陵，（谢）朓撰哀策文，齐世莫有及者。”<sup>[8]826</sup>自非过誉。

## 二、谢朓“能清而不能厚”辨

除了“儒缓”外，历来多将谢朓诗风归结为“清丽”。谢朓自觉追求“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sup>[9]609</sup>的流丽之风，注重诗歌韵节的铿锵顿挫之美。谢朓死后，诗风为时人及后世所重。沈约赞其五言诗“二百年来无此诗”<sup>[8]826</sup>，甚至还说“自谢朓诸贤零落，平生意好殆绝”<sup>[9]609</sup>。萧子显称其“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sup>[8]825</sup>，钟嵘将谢朓列于中品，认为其诗风出于谢混，“微伤细密，颇在不伦。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sup>[10]298</sup>。上述基本成为后世以“清丽”评价谢诗风格的源头。随着李白、杜甫等诗家的推扬，协以刘克庄、钟惺、谭元春、何良俊、王世贞、陆时雍、陈祚明、胡应麟、黄子云、沈德潜、施补华等论家的阐发，又由“清丽”衍生而出的“清发”“清俊”“清拔”“清绮”“清寒”“清确”“妙丽”“丽密”“精丽”“精工流丽”等风格范畴，遂成为后世评价谢诗的总印象<sup>⑤</sup>。正因如此，魏耕原统计谢诗用字频率后指出：“这简直是‘清’的小世界，无物不‘清’，包括山川河流；无事不清，乃至洗漱照镜。‘清’字是他诗歌最为显明的个性，是他诗化生活旋律的最佳音符，是他最见本色的字眼。”<sup>[11]</sup>谢朓洵然以“清”为主体风格，其诗文意旨是否渊厚也成为历来文论家关注的话题。如沈德潜说：“康乐每板拙，玄晖多清俊，然诗品终在康乐下，能清不能厚也。”<sup>[12]</sup>“能清不能厚”之谈大致

有五层意涵，即人品不敦厚、积学不醇厚、措辞不朴厚、主题不鸿厚、文旨不渊厚，其实已超出了文学创作层面的评价。

谢朓最为人争议的当数向萧鸾出卖王敬则一事，其告密行径遭到妻子（王敬则女）的愤恨和时人的暗讽，他自己也抱憾终身。史载：“尚书郎范缜嘲之曰：‘卿人才无惭小选，但恨不可刑于寡妻。’”<sup>⑥</sup>“小选”即吏部郎，谢朓举报王敬则而得该职，遭其妻举刀相向，是以范缜引用《诗经·大雅·思齐》“刑于寡妻”，来嘲笑谢朓的卑劣人格。谢朓临终的忏悔，也体现了其内心饱受忠义观的折磨。或许基于出卖王敬则的负疚感，当江祐秘邀谢朓暗结党援之际，谢朓“自以受恩高宗”而不愿就范<sup>[8]827</sup>，最终才被诬陷致死。从略迹原情的角度，谢朓因深陷政治漩涡、进退失据而暴露出道德弱点，其隐衷不容忽略。

谢朓之父谢缙曾于元嘉二十年（443年）卷入范晔谋逆事件，一度被流放广州。受此影响，谢朓早期势微门冷、仕途不显，虽以文才出任行参军、东阁祭酒、太子舍人、随功曹、文学等文散官，但位卑秩微，完全不能与陈郡谢氏的世族身份相称。谢朓与将门王敬则结婚，当非所愿。为了在波谲云诡的萧齐政坛固禄全身，他违背孝义出卖王敬则，实则是谢氏门阀利益至上观念的流露，这种观念可从其《和王著作融八公山》《奉和随王殿下（其十二）》等作品中看出。《和王著作融八公山》回顾苻秦南侵的乱局说：“戎州昔乱华，素景沦伊穀。陆危赖宗衮，微管寄明牧。长蛇固能翦，奔鲸自此曝。”其化用《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sup>[13]192</sup>之典，颂扬谢安、谢玄在淝水之战中的将略与功勋。作为谢氏后人，谢朓不由感叹自身“道峻芳尘流，业遥年运倏。平生仰令图，吁嗟命不淑”。此诗由颂扬祖上功绩到哀叹命运不济，转换自然；诗以壮景起兴，又以衰景结尾，在“风烟四时犯，霜露朝夜沐”的凄风苦雨中渲染了对宦途望渺的情绪<sup>[6]348</sup>。以身世不济为主题的还有《奉和随王殿下（其十二）》，其云：“炎光阙风雅，宗霸拯时沦。龙德待云雾，令图方再晨。岁远荒城思，霜华宿草陈。英威遽如是，徘徊歧路人。”<sup>[6]378</sup>其中

“炎光”指晋朝，“宗霸”则为谢玄。谢朓认为谢玄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在于具有《周易·乾卦》中所说“龙德而隐者……云从龙”<sup>[14]14-17</sup>的君臣际会的机遇。然而，谢玄取得战功的寿阳早已成为一座“宿草”横陈的“荒城”，这更增添了他作为“歧路人”的失落感。总之，谢朓出卖王敬则即使不能仕禄腾达，也可以避免重蹈谢纬、谢综等先辈覆辙。正是出于家门保全而非个人贪冒进取，他才上表三让尚书吏部郎。中书认为吏部郎秩位未达到辞让级别，沈约故意为谢氏回护，称其“让别有意，岂关官之大小？拗让之美，本出人情”<sup>[8]826</sup>。尽管沈约掩盖谢朓因违背孝义而辞让的尴尬动机不可取，其对后者的优容也属厚道之举。前述谢朓具有鲜明的德义观，诗文中充满了修德立义的价值指向，若将其视为虚浮不真，则必将枉煞谢朓；谢朓后期深受人伦良知的谴责，忠于萧鸾、愧于王氏并付出生命，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践行其德义观。因此，谢朓政治人格的缺失不宜夸大，更不宜加以泛化后以道德批评取代文艺批评。如谢朓颂扬萧子隆的诗作遭人诟病为“昔在渚宫，构扇蕃邸。日夜纵谏，仰窥俯画。及还京师，翻自宣露，江、汉无波，以为己功。素论于兹而尽，缙绅所以侧目”<sup>[8]827</sup>，这已将其政治人格的争议扩展到其诗文意旨的评价上来，显然是不允当的。

谢朓的才力也不为人所重，此论肇始于谢朓被诬下狱后徐孝嗣、江祐等人的构陷：“资性轻险，久彰物议。直以雕虫薄伎，见齿衣冠。”<sup>[8]827</sup>无独有偶，丘巨源久不见升迁，上书尚书令袁粲说：“议者必云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开劝小说，非否判所寄。然则先声后实，军国旧章，七德九功，将名当世。”<sup>[8]894</sup>丘巨源进一步解释了“笔记”“小说”等为“雕虫薄伎”的原因，透露出宋齐名实重于文艺的时代风气，这也是以道德评价取代文艺批评的体现。此后，钟嵘对谢朓“善自发诗端，而未篇多蹶，此意锐而才弱”<sup>[10]298</sup>的评价则似针对其学养不足而言，“才弱”论潜藏了对谢朓才弱促成诗风清浅的认知。类似的见解，还体现在钟嵘评价谢瞻之诗：“才力苦弱，故务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sup>[10]277</sup>这种论调的逻辑多为后人所袭，如王世贞评价谢朓说：“特不如灵运者，匪直材力小弱，灵运语俳而气古，

玄晖调俳而气今。”<sup>[15]996</sup>陆时雍也说：“谢朓清绮绝伦，每苦气竭。其佳处则秀色天成，非力所构。《诗品》谓其微伤细密，非也，其病乃在才不继耳。”<sup>[16]</sup>上述论点均认为谢朓把控诗歌格局的能力不足，虽不能说错，却也有以偏概全之嫌。谢朓尽管不能与谢灵运的才力相比，却也一时独步。史载：“（谢）朓善草隶，长五言诗。”<sup>[8]826</sup>在荆州期间，谢朓成为萧子隆文学集团的核心人物，“以文才，尤被赏爱，流连晤对，不舍日夕”<sup>[8]825</sup>。为此，萧纲称其为“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sup>[4]3011</sup>。吴淇说：“齐之诗以谢朓为称首。”<sup>[1]406</sup>清人陈祚明也指出：“希康乐则非伦，在齐梁诚首杰也。”<sup>[17]645</sup>因此，称谢朓才弱于谢灵运则可，但不分条件地贬低其才力不足则似乎罚不当罪了。其实，谢朓许多诗作也不乏全局意识与操控力度。胡应麟《诗薮》说：“世目玄晖为唐调之始，以精工流丽故。然此君实多大篇，如《游敬亭山》《和伏武昌》《刘中丞》之类。虽篇中绮绘间作，而体裁鸿硕，词气冲澹，往往灵运、延之逐鹿。后人但亟赏工丽，此类不复检摭，要之非其全也。”<sup>[18]</sup>这是符合谢朓实际的。

谢朓诗歌措辞不古拙朴厚也是事实。钟惺《古诗归》总评谢朓说：“谢玄晖灵妙之心，英秀之骨，幽怡之气，俊慧之舌，一时无对。似撮康乐、渊明之胜，而似皆有不敌处曰厚，然是康乐以下，诸谢以上。”<sup>[19]</sup>施补华也说：“谢玄晖名句络绎，清丽居宗，虽不如魏晋诸贤之厚，然较之阴铿、何逊、徐陵、庾信，骨干坚强多矣。”<sup>[20]</sup>谢朓诗风崇尚清新自然、韵节婉畅，较之汉晋诗风的质朴古拙已有了质的飞跃。尽管如此，他仍然注重融典炼句、务求雅洁。是以潘德舆说：“唐子西曰：‘三谢诗，至玄晖语益工。’赵师秀诗：‘玄晖诗变有唐风。’皆谓玄晖薄于康乐，不知康乐之厚以排垛耳。……玄晖之隽骨，与鲍明远之逸气，可谓六朝健者。”<sup>[21]</sup>可以说，谢朓用典比谢灵运更趋灵活，即使“材疏学薄”或“文微辞薄”，却又难掩其推陈出新的峻骨。方东树即说：“大抵下字必典而不空率，造语必新而不袭熟，凝重有法，思清文明，而不为轻便滑易。同一用事，而尤必择其新切者。同一感寄，而恒含蓄。同一写景，而必清新。古之作者皆同，而玄晖尤极意芊绵倩丽。”<sup>[22]186</sup>又说：“玄晖不尚气而

用意雕句，亦以雕句故伤气也，然有典有句而思新。”<sup>[22]188</sup>纵然谢朓在创作实践中不能得兼而显露出词清意薄之失，其扭转文风的标杆地位已难以改变。

谢朓诗文主题不鸿厚、文旨不渊厚也有其合理之处。谢朓创作中多有游宴赏会题材，其中不乏笔涉游戏之作，题材单一、娱情遣怀自与汉晋时期沉郁、宏大的叙事之风不同。如其为萧子隆作《杜若赋》通过初春时节的斑斓物候侧面烘托杜若之美，赋中“柳”“泉”“绿竹”“幽兰”“春峦”“凉潭”“霜蹊”“溽露”“春风”等景致色泽清丽、静动相生，共同构成了万类当春而发的生机图。谢朓以“杜若”比拟萧子隆，自比为“纤草”，以“夕舒荣于溽露，旦发彩于春风。承羲阳之光景，庶无悲于转蓬”<sup>[6]33</sup>表达得其所哉的欣幸。尽管词旨轻巧灵动，却不能说意旨深厚。谢朓喜谈谑，史载：“先是，（谢）朓常轻（江）昶为人，昶常诣朓，朓因言有一诗，呼左右取，既而便停。昶问其故，云‘定复不急’。昶以为轻己。后昶及弟祀、刘泓、刘晏俱候朓，朓谓昶曰：‘可谓带二江之双流。’以嘲弄之。”<sup>[9]534</sup>其《野鸭赋》即为游戏之作。门人以野鸭为献，谢朓本欲以之烹调待客，而客人偏好其羽毛，于是谢朓分别以野鸭的猎获、离群、去毛、烹饪等四个情节加以铺叙，“贵敷衽以取爱，愿登俎以甘心”<sup>[6]35</sup>说明他以羽毛赠客，又以鸭肉为肴，各得所需，其乐融融。此赋中的“罗人”“阍寺”，分别为《周礼·夏官·罗氏》《天官·冢宰》所载专职捕猎与看门传信之人；“愿登俎以甘心”则化自《左传·庄公九年》“管、召，仇也，请受而甘心焉”<sup>[23]</sup>。因戏拟经典，故而呈现笔调轻脱、戏谑自如的氛围。谢朓还喜与群僚文友赠和酬答，同沈约、范云、王融、刘绘各以《鼓吹曲》名为诗二首，《鼓吹曲辞》的文人化、娱情化特征鲜明。谢朓《临高台》借助“才见孤鸟还，未辨连山极”的意象，抒发“谁识倦游者，嗟此故乡忆”的思归之念<sup>[6]163</sup>，这样汉魏以来《临高台》的祭奠仪式意味被谢朓等人的精神性消遣取代。谢朓任宣城太守期间，还与檀约、江免、陶功曹、朱孝廉等人以《杂曲》题名各为诗二首，谢朓诗风清丽柔婉，幽隐见志。其《秋竹曲》以秋竹自比，抒发“但能凌白雪，贞心荫曲池”<sup>[6]177</sup>的节操观。以竹比兴的手法已见于

《诗经·卫风·淇奥》，谢朓这种化典出新在文僚嘉会中不过是烘托了游戏遣兴的气氛，自不能免除词浅意薄之讥。

总之，谢朓“德轻行薄”是其在古往今来的酷评峻讥中文旨不厚的重要原因，这是道德评价泛化后的必然结果。不过，南朝至明清诸家认为谢朓不如谢灵运、陶渊明在内的“魏晋诸贤”之“厚”，均针对谢朓诗歌创作措辞清省、主题单一、文旨浅白而言，有合理成分，却不能笼括谢朓全部诗歌。另外，前述谢朓多数辞赋、应制之作及一定数量的诗作出经入史、兼及儒子，若谓文旨不厚，恐怕难与事实相符。因此，谢朓“能清而不能厚”的观点不能一概而定，否则只能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事实上，谢朓“清丽”之风的审美机制中除了包含声韵之巧外，还蕴含了融摄诗骚的“活法”之美，这也增进了谢朓文风的丰富意蕴。

### 三、谢朓妙化诗骚及其“活法”之美

宋人将谢朓视为“活法”为诗的典范，吕本中《夏均父集序》说：“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圜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sup>[15]485</sup>谢朓“活法”的本质在于通过韵节婉畅的形式兼顾典实之深与倩丽之美，在诗律运用中赋予诗歌精工绮丽的外壳，诗骚合用则是其古雅而凄艳风格生成的重要途径。陈祚明指出：“仰希逸流，贞观丘壑，以斯托兴，趣颇萧然。……大抵运思使事，状物选词，亦雅亦安，无放无累；篇篇可诵，蔚为大家。”<sup>[17]645</sup>可以说，谢朓正是运用诗骚比兴手法挖掘山川风物的内蕴美，从而营构出雅安美净、流利易诵的审美特征。谢朓发展了谢灵运以山水为载体观物抒情的手法，根本上却是发扬诗骚比物兴志的创作传统。谢朓《思归赋序》提出“鉴之积也无厚，而纳穷神之照。心之径也有域，而怀重渊之深”<sup>[6]15</sup>的观点，以镜子具有映现众物的功能与人心观照万有的思维能力相比附，这种观点源自陆机《演连珠》“臣闻鉴之积也无厚，而照有重渊之深”<sup>[24]2386</sup>，而体现出机械反映论的倾向。又谢朓《酬德赋序》说：“申之赋颂，得尽体物之旨。”“体物”即从陆机《文赋》“赋体物

而浏亮”<sup>[24]766</sup>而来，赋中“及士衡之藉甚”<sup>[6]1-2</sup>也正透露其对陆机才识的钦慕，而陆机“体物”论则植根于儒家比兴观、感物论<sup>⑦</sup>。谢朓承袭陆机之说，无形中也发扬了儒家比兴、感物思想。他还喜模拟楚辞，在物什描摹中探掘其内在的德义内涵。谢朓为萧子良作《拟宋玉风赋》《高松赋》《七夕赋》，《拟宋玉风赋》仅从题名即知谢朓深受楚辞影响，赋中有“朝役《登楼》之咏，夕引小山之讴”<sup>[6]41-42</sup>，更可看出其对王粲《登楼赋》、淮南小山《招隐士》的借鉴。此赋按宋玉《风赋》将风分为“大王之雄风”与“庶人之雌风”的分法，也分为“大王之盛风”与“幽人之风”两类。此赋深得宋玉句雄辞丽的特质，不过因大量化用儒典，在辞美顽艳的风格之外，又赋予清和雅致的气息。如其描写风行拂物的轻灵时说：“起日域而摇落，集桂宫而送清。开翠帐之影藹，响行珮之轻鸣。”<sup>[6]41</sup>这几句就集中化用《九辨》《招魂》与《礼记·玉藻》，在风摧万物的自然属性之外，又赋予其德义属性。可以说，诗骚合用使谢朓持之有故、营之有法、发之有神，自如出入诗法规矩内外，迸发出“无放无累”“篇篇可诵”的诗法活力与美感。

谢朓创作中多有对《诗经》的活用，他描摹山水景致之际，注重化用《诗经》中的鲜活意象，赋予诗作安娴静雅的气息。如《春思》着力刻画“茹溪”“岫山”春色，先以“兰色”“萍际”展现水上无边翠意，又以“巢燕声上下，黄鸟弄俦匹”<sup>[6]266</sup>揭出燕鸟嚶鸣的和乐场景，此两句化自《诗经·邶风·燕燕》“燕燕于飞，上下其音”<sup>[7]123</sup>与《诗经·周南·葛覃》“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sup>[7]30-31</sup>。原典本身即是春景的起兴之物，虽是熟典，也较好契合了写春的主题。事实上，以“兰色”“萍际”“巢燕”“黄鸟”组成的春景铺垫了下文思友恋乡之情，故笔锋一转：“边郊阻游衍，故人盈契阔。梦寐借假簧，思归赖倚瑟。幽念渐郁陶，山楹永为室。”<sup>[6]266</sup>又化用《诗经·大雅·板》《邶风·击鼓》《尚书·五子之歌》等典，凸显了思归之念。可知，全诗以《诗经》《尚书》为依托，融典于景，由乐转哀，娴雅哀婉。谢朓喜依托《诗经》既有比兴之物，寄幽情于美景，其《酬王晋安》先以气象紧峭的秋景起兴，“稍稍枝早劲，涂涂露晚晞”<sup>[6]203</sup>，流露出对《诗经·秦风·蒹葭》“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sup>[7]424</sup>的化用。其目的在

于暗用《诗经》对“伊人”的思念,故而下接“南中荣橘柚,宁知鸿雁飞”一句,表达对友人王德元天各一方的眷念。他还用《周易·系辞下》“《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sup>[14]304</sup>句意,化出“怅望一途阻,参差百虑依”的诗句。《周易·系辞下》王弼注说:“天下之动,必归乎一。思以求朋,未能一也。一以感物,不思而至。”<sup>[14]304</sup>亦即至诚专一之思具有感物之效,友朋自能感应而归。谢朓反用此典,认为自身以“百虑”思友,只见“殊途”阻隔,却全然不见“同归”“一致”之处。是以下句“春草秋更绿,公子未西归”<sup>[6]203</sup>,联用《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sup>[25]233</sup>与《诗经·桧风·匪风》“谁将西归?怀之好音”之典,郑玄笺:“谁将者,亦言人偶能辅周道治民者也。”<sup>[7]467</sup>谢朓显然将王德元比作以周道匡扶圣朝的“王孙”,可谓发端清美,义归雅正。

谢朓还借用《诗经》篇旨与诗注取象熔意,暗发讽喻。《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历来被视作谢朓的代表作,“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又是其代表句。明人孙鑛评价说:“此玄晖最有名诗,音调最响,造语最精峭。……首二句,昔人谓压全古,信然。”<sup>[6]207</sup>诗末云:“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罽罗者,寥廓已高翔。”<sup>[6]205-206</sup>此四句取意于《诗经·小雅·鱼丽》“鱼丽于罍”句下毛注:“鹰隼击,然后罽罗设。”<sup>[7]603-606</sup>其情为忧谗畏讥,其韵则古雅典致。谢朓曾作《谢随王赐紫梨启》,其中“虽秦君传器,汉后推餐,望古可俦,于今何答”<sup>[6]64</sup>,表达了对萧子隆的感恩之情。不过,谢朓被萧子隆宠遇遭到长史王秀之的忌惮,其上书萧贻揭发谢朓异动,结果谢朓被召回京师,由侍中虞云接任。此诗正作于赴任建康途中,其恋恩忧惧之义均在诗中有幽曲的表达。故而元刘履《风雅翼》卷八《选诗补注》称:“曾原谓此诗词实典丽,意亦委折,而气则溢。斯言得之。”<sup>[26]</sup>此可谓确评。由此可见,谢朓发扬“诗可以怨”的诗教观,以咏古寄托讽喻。其《同谢谿议铜爵台》说:“穗帙飘井干,樽酒若平生。郁郁西陵树,诤闻歌吹声?芳襟染泪迹,婵媛空复情。玉座犹寂漠,况乃妾身轻!”<sup>[6]195</sup>他认为尽管曹操死前遗言要求妥善安置歌伎于铜雀台,最终只能导致人去台

空、物是人非的结果。是以何焯评价说:“诗可以怨,作者其知之矣。前一绝讽充奉园陵之愚,后一绝仍归于忠爱,此篇为两得之。”<sup>[27]</sup>这正点出了谢朓对讽怨手法的运用。谢朓乐府诗《铜爵悲》“寂寂深松晚,宁知琴瑟悲”<sup>[6]191</sup>,无疑也是这一手法的体现。最能体现谢朓历史兴亡意识的是《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此诗用一定篇幅歌颂孙权于汉末立足东吴、竞逐曹刘的武功,不过很快转入“参差世祀忽,寂寞市朝变”的历史衰变无常的意识中,对强权难久的历史现象充满叹惋。此为和武昌太守伏曼容之作,诗末说:“于役倘有期,鄂渚同游衍。”<sup>[6]338-339</sup>其化用《诗经·王风·君子于役》“君子于役,不知其期”<sup>[7]256</sup>与《诗经·大雅·板》“昊天曰旦,及尔游衍”<sup>[7]1153</sup>,借以期待与伏氏在武昌城再次游赏,这就巧妙地化解了登临怀古的沉重感,使诗歌基调复归轻快。明人方廷珪称此诗“字字新隽警拔,气体复凝厚,兼此者难矣。引用故实,简而该,炼而流,宜李青莲折服赏心”<sup>[6]343</sup>,正道出谢朓儒史结合、妙趣无痕的精湛诗艺。

谢朓曾为萧子隆幕僚,长期在荆楚生活,因此熟悉楚地风物,这为其谙通楚辞乃至汉乐府的意象结构及抒情手法奠定了生活基础。其《临楚江赋》有多句径用兮字居中的《九歌》句式,如“滔滔积水”<sup>[6]39</sup>句,化自《九歌·河伯》《九章·怀沙》;“忧与忧兮竟无际”句,化自《九章·哀郢》;“爰自山南,薄暮江潭”句,则出自《九章·抽思》。赋中描写汉江,继承了魏晋江海赋的创作题材,又发扬楚辞与汉赋的纪行手法,以“云沈西岫,风动中川。驰波郁素,骇浪浮天”的骇人图景展现了忧愁郁积的复杂内心。《新亭渚别范零陵云》措词用语本自楚辞而来,诗中诸如“洞庭”“潇湘”“帝子”“苍梧”“江汉”“停驂”“夷犹”“离忧”<sup>[6]217</sup>等无不为《离骚》《九歌》《九章》等篇章所常见之语,是以何焯评价说:“全首以《楚辞》点缀而成,自然风韵潇洒,既有兴象,兼之故实。”<sup>[6]219</sup>《赛敬亭山庙喜雨》一诗基本借用《离骚》《九歌·东皇太一》《湘君》《湘夫人》祭祀供品与迎、降、礼、送神祇的仪式描写,通过“秉玉朝群帝,樽桂迎东皇”<sup>[6]236</sup>的虔诚求雨,表达了“望岁伫年祥”“福被延民泽”的美好期盼。诗中“夕帐”“椒糝”“樽桂”“东皇”“虬盖”“蔽日”“霓裳”

“会舞”“瑶席”“安歌”<sup>[6]236</sup>等均出自楚辞,是以陈胤倩称此诗“《九歌》之遗,秀雅可诵”<sup>[6]238</sup>。《祀敬亭山庙》亦是如此,其借楚辞中常见的昆仑玄圃凸显敬亭山的高峻,以贝阙、薜荔之帟、网户描写山庙的静穆,“参差时未来,徘徊望澧浦。椒醑若馨香,无绝传终古”<sup>[6]239</sup>,则直接由《九歌·湘君》《礼魂》中化出。另外,楚辞中的忧患意识也与谢朓的病患之情契合。谢朓《移病还园示亲属》说:“疲策倦人世,敛性就幽蓬。停琴仁凉月,灭烛听归鸿。”<sup>[6]257</sup>可以说,疲病交加、晚鸿催归加剧了他“烟衡时未歇,芝涧去相从”的归隐之思。这种归隐则基于“折荷茸寒袂,开镜眇衰容”的两重原因,其一为《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sup>[25]17</sup>的高洁追求,其二则是衰残日甚的病患。

谢朓由楚辞采撷的相关意象往往归结到《诗经》象喻体系中来,所借为楚物,所喻则为雅正之义、庸和之旨,从而呈现出情兼雅怨、辞尽贞美的特点。如《答张齐兴诗》由荆楚之游的路途迂折凸显了“谁知京洛念”的浓郁乡思,所言虽多为楚地风物,诗末“勿言修路阻,勉子康衢力。曾崖寂且寥,归辂逝言陟”<sup>[6]202</sup>等句却转化《诗经·秦风·蒹葭》《魏风·陟岵》,表达了不畏路途艰险争取早日返乡孝亲的思绪。其《七夕赋》在描写牛女相会的过程中充分借鉴楚辞与汉魏诗作对神游天际或男女别离的意象及句式,在崇情重性的基础上又显得神思奕扬、飘渺虚幻。楚辞与《诗经》合用,是此赋化用典故的一大特点。如“怅汉渚之夕涨,忻河广之既梁。临瑶席而宴语,绵含睇而蛾扬”,合用《诗经·小雅·大东》《诗经·卫风·河广》《诗经·小雅·蓼萧》与《大招》;“回龙驾之容裔,乱风管之凄锵”,化自《九歌·东皇太一》与《诗经·大雅·烝民》。此赋歌辞部分还歌颂萧子良与群臣节日欢会的场景:“君王壮思风飞,冲情云上。顾楚诗而纵轡,瞻兰书而竞爽。实研精之多暇,聊余日之骀荡。”<sup>[28]</sup>其中“楚诗”应为楚辞,从赋中多以楚辞作品缀句命意即可看出。这进一步说明谢朓此赋效法楚辞而作的事实。不过,谢赋末尾尚有曲终奏雅的意图说:“赋幽灵以去惑,排视听而玄往。晒阳云于荆梦,赋洛篇于陈想。乃澄心而闲邪,庶绸缪于兹赏。”<sup>[6]23</sup>他嘲笑宋玉《高唐

赋》宣淫多于教化,不如曹植《洛神赋》归于雅正。其推崇“澄心而闲邪”,亦即推行《周易·乾卦》文言“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sup>[14]15</sup>的教化之旨。

当然,谢朓精于物态描摹,其营构的意象系列并不纯然出自诗骚,有些源自汉晋诗赋,有些则是触处为文、因物成咏。虽然如此,谢朓咏物诗赋中的诗骚内蕴意旨不容忽视。在诸种意象中,谢朓多结合日暮或夜晚之景抒发离思。如《临溪送别》“叶下凉风初,日隐轻霞暮。……沫泣岂徒然,君子行多露”<sup>[6]249</sup>等句,就化用《诗经·召南·行露》之典,在夜景凄凉之余,加深了晚行凄惨的情感色彩。面对韶华易逝、盛景不再的现实,谢朓流露出寄心游赏、不慕名荣的心态。谢朓为萧子隆作《游后园赋》除赞誉园中景致幽谧适宜清谈游衍外,还多用《诗经》与楚辞之句。如“藉宴私而游衍,时寤语而逍遥”<sup>[6]37</sup>,化自《诗经·小雅·楚茨》《诗经·大雅·板》《诗经·郑风·东门之墀》与《离骚》《九歌·湘君》《湘夫人》。此赋还径用兮字居中的楚辞句式。如“左蕙畹兮弥望”句,出自《离骚》;“对玉堂之沆寥”句,出自宋玉《风赋》与《九辨》;“陈象设兮以玉瑱,纷兰籍兮咀桂浆”之上句化自《招魂》《九章·湘夫人》,下句化自《九歌·东君》。赋中“藉高文兮清谈,豫含毫兮握芳。则观海兮为富,乃游圣兮知方”<sup>[6]37</sup>诸句,体现了对清谈、名理的精神追求。结合赋中各种自然风物的“物色”书写,共同呈现了《诗经·邶风·泉水》“驾言出游,以写我忧”<sup>[7]169</sup>的娱情、养志的效果。

## 结 语

谢朓具有鲜明的儒学价值倾向和较为深厚的儒学思想涵养,这对其立身处世产生深远影响,又为其创作提供了文艺观的理论支撑。谢朓诗文具有以景起兴、由景入情(或即情归理)的两段式特征,因能景活情挚、交融无碍,故大多数诗作能浑然畅妥,有羚羊挂角之妙。王夫之曾以《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为例评价说:“晋宋以下,诗能不作两截者鲜矣。然自不虚架冒子,回顾收拾全用经生径路也。起处直,转处顺,收处平,虽两截固一致矣。”<sup>[2]245</sup>可以说,

谢朓诗作两截应由谢灵运诗作“景、情、理”三截变化而来,因其淡化玄理、凸显情致,故而诗作格局由三为二。王夫之慧眼独具,认为谢朓仍不能避免“两截”之弊,只是另具手眼并巧妙地加以化解了。《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桥》的“经生径路”确实较为明显,其先以“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诸句揭示羁旅漫悠之状,接下来就多以儒典句意营构:“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sup>[6]219</sup>其以《诗经·王风·黍离》“行迈靡靡,中心摇摇”<sup>[7]253</sup>描摹其“孤游”的倦态,又不掩饰“怀禄”之欢。《论语·为政》载子张向孔子问“干禄”,孔子回答说:“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sup>[13]21</sup>《论语·卫灵公》也载孔子禄位观:“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sup>[13]216</sup>谢朓或许以为已找到“干禄”之法,故而为宣城之任兼得“禄情”与野趣而欣悦。他引用《左传·宣公三年》齐景公请晏婴易宅之典,认为来宣城后,自可远离京师的喧嚣与纷扰,可以成就“玄豹”韬晦自养之德。可以说,此诗以忧谗畏讥为主调,化用儒典过程中宣扬了禄、隐两得的处世观。其对江路、云树的描写沧远壮阔,既起到兴起下截议论的作用,又极大扩充了诗歌表现的境象,冲淡了以儒典议论的偏枯之趣。这正是谢朓以“活法”对冲“儒缓”的成功所在,也可以由此诗概观谢朓诗文整体的创作模式。所以,吴淇评价说:“其诗极清丽新警,字字得之苦吟。较之梁江淹仿佛近之……遂以开唐人一代之先。”<sup>[1]406</sup>就谢朓承继诗骚传统、用典而活用、外清而内厚、韵美而辞华等功绩而言,实无愧于这段评价。

#### 注释

①按:将谢朓作为永明作家群之一家进行研究的著述,可以何融《齐竟陵王西邸及其学士考略》(《国文月刊》1949年第77期)、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林家骊《齐竟陵王西邸学士及活动考略》(《文史》1998年第45辑)、柏俊才《“竟陵八友”考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为代表。集中考察谢朓仕历及交游情况的,则以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的附录《谢朓事迹诗文系年》一文为代表。②按:在谢朓诗文

集的文献整理方面,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堪称典范,除了进行精当校注与会评外,其在“前言”中较早对谢朓集的版本流布情况加以论列。此后,陈冠球编《谢宣城全集》(大连出版社1998年版)并为全书作注,用力颇勤。阿部顺子《〈谢朓集〉版本渊源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1期)一文专对谢朓版本问题又详加论述。有关谢朓诗歌艺术特征及成就的论著,则以魏耕原《谢朓诗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为代表。③按:谢灵运、李白与谢朓的对比研究是诸多历时性、共时性研究的核心内容,以茆家培、李子龙主编论文集《谢朓与李白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为早,此书收录王运熙、周本淳、莫砺锋、陶道恕、薛天纬、李戎、葛景春、詹福瑞等学者的相关论文。魏耕原《谢朓诗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第十二、十三章涉及大、小谢对比,第十四至十六章则分别对比谢朓与王维、陈子昂的异同。此外,单篇论文代表有郁慧娟:《谢氏宗风与山水诗传承中的第五代人:谢庄和谢朓》,《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马荣江:《谢朓诗歌唐前接受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赵厚均:《谢灵运、谢朓诗风比较论》,《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等等。④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卷五“三萧”,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56页。⑤按:《谢宣城全集》附录有《关于谢朓的评价》《各家诗话有关谢朓论述》,参见陈冠球编注:《谢宣城全集》,大连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370页;又见谢朓著、曹融南校注集说:《谢宣城集校注》附录二《诸家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35页。⑥参见李延寿:《南史》卷十九《谢朓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4页。按:《南齐书》卷四七《谢朓传》载:“(谢)朓初告王敬则,敬则女为朓妻,常怀刀欲报朓,朓不敢相见。及为吏部郎,沈昭略谓朓曰:‘卿人地之美,无忝此职。但恨今日刑于寡妻。’朓临败叹曰:‘我不杀王公,王公由我而死。’”参见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827-828页。《南齐书》所载嘲笑谢朓者为沈昭略,非范缜;其嘲笑之语同引《诗经·大雅·思齐》,而未有“不可”二字,文义不通,《南史》所言更为顺妥。⑦参见孙宝:《陆机的儒风旨趣及其繁缛风格的形成》,《殷都学刊》2009年第1期。

#### 参考文献

- [1]吴淇.六朝选诗定论[M].汪俊,黄进德,点校.扬州:广陵书社,2009.
- [2]王夫之.古诗评选[M].张国星,校点.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 [3]俞绍初.建安七子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5:132.
- [4]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

- 华书局,1958.
- [5]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693.
- [6]谢朓.谢宣城集校注[M].曹融南,校注集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7]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李学勤,主编.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8]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 [9]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0]钟嵘.诗品集注[M].曹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11]魏耕原.谢朓诗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8-49.
- [12]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1963:272.
- [13]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李学勤,主编.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14]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M].李学勤,主编.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15]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6]陆时雍.古诗镜[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1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43.
- [17]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M].李金松,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18]胡应麟.诗薮[M].北京:中华书局,1962:152.
- [19]钟惺,谭元春.古诗归[M]//续修四库全书:第158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90.
- [20]王夫之,等.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977.
- [21]郭绍虞.清诗话续编[M].富寿荪,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020.
- [22]方东树.昭昧詹言[M].郭绍虞,主编.汪绍楹,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 [2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180.
- [24]萧统.文选[M].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25]洪兴祖.楚辞补注[M].白化文,许德楠,李如鸾,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6]刘履.风雅翼[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57.
- [27]何焯.义门读书记[M].崔高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904.
- [28]陈冠球.谢宣城全集[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8:258.

**“Confucian Sluggishness” and “Flexible Approach”:  
An Analysis of Xie Tiao’s Style of Integrating *The Book of Songs* and *Chu Ci***

Sun Bao

**Abstract:** Xie Tiao’s poetry and literary creation inherits Xie Lingyun’s style of embellishing words with Confucian classics, thus possessing a style of Confucian Sluggishness. It manifests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preferring the *Book of Songs* and using Confucian classics comprehensively. Secondly, emphasizing both Confucianism and history, and extensively exploring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s. Thirdly, the creative intents of using Confucian scriptures as propositional ideas. Fourthly, based on the records of Confucian etiquette, highlight the connotation of the ritual system of the dynasty, such as sacrificial ceremonies, weddings and funerals, and holiday tours. Xie Tiao, as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Yongming’s new style poetry, took “Qing” as the main style. Due to his poor political performance and moral deficiency, literary critics in Qing dynasty had a preconception that he was “clear but not honest”. However, the profound cultiv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The Book of Songs* and *Chu Ci* made it present the beauty of “flexible approach”. The essence of Xie Tiao’s “flexible approach” lies in balancing the depth of classical allusion and the beauty of poetry through a graceful and smooth form of rhyme. In fact, the emphasis on the use of Yongming’s poetry gave Xie Shi a delicate and beautiful outer shell.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and *Chu Ci*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its ancient and tragic style.

**Key words:** Xie Tiao; Confucian sluggishness; flexible approach; integrating *The Book of Songs* and *Chu Ci*

[责任编辑/随 斋]